

全球博雅教育：矛盾的发展趋势和激烈的争论

玛丽爱伦·博伊尔

玛丽爱伦·博伊尔 (Mary-Ellen Boyle)：美国克拉克大学 (Clark University) 管理学副教授

电子邮件：mboyle@clarku.edu

在本世纪的前 20 年里，博雅教育（也被称为文理教育、通识教育）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其活力延续至今。学校和项目不断开设或关闭；专业网络不断连接或解散；学术书籍和会议为我们提供批判性分析以及实用性帮助。博雅教育的活力特点是分化和政治化：由于西方的价值观受到挑战，各国创造出本土的博雅教育方法，学校之间博雅教育相互区别，与美国的模式保持距离。

什么是博雅教育，在哪里提供？

定义博雅教育最简单方法是说清楚它不是什么：博雅教育为中学毕业后阶段的专业与专才教育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博雅教育的核心特征包括全面的多学科知识，以及培养批判性思维、沟通能力、创造力、学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社会责任等智力素质。博雅教育采用互动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这些特点在采用博雅教育这一理念的文化、国家和地区中普遍存在，体现对博雅教育核心做法的普遍认同。博雅教育的特点本身并不是政治化的，但“博雅”一词有自由和选择的含义，而这些价值并不是全世界都接受的，因此存在争议。

根据上述定义，在美国之外已有 200 多个提供博雅教育的学校和项目，相比世纪之交，大约增加了 100 所。这一增长可归因于第三产业的整体扩张和持续分化，其增长主要但不完全是在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地区。阿

根廷、德国、加纳和阿联酋等地也已开始努力，目前在大约 60 个国家有相关学校或项目。这一增长大部分受美国影响，也受到了欧洲、穆斯林或儒家传统的影响，也有地区或项目称之为现代创新。与此同时，少数学校关闭或中止了将博雅教育作为重点，通常是由于领导层、政治和/或财政方面的原因。

随着博雅教育相关学校和项目的动态发展和增长，也引发了大量相关学术文献的发表。新兴的研究正试图解决博雅教育有关目的和派别等棘手问题，因为博雅教育几乎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发展。比较案例研究揭示了国家间与国家内部差异的性质，对课堂活动的研究则探讨了如何培养与博雅教育相关的思想品质。入学机会与财政支持问题仍然是研究和政策制定的重要议题。

矛盾的发展趋势：融合与分化

即使博雅教育的项目数量急剧增加，但其不会很快超过高等教育中的专业教育。然而，从数字和能见度上看，我们可以试图分析博雅教育产生的影响。在中学后教育中发展博雅教育，各国的教育体系正变得愈发相似，换言之愈发趋同。大量的案例研究表明，这些变化并不只是停留在名义上的博雅教育——博雅教育的实践者们描述了他们为博雅教育付出的努力，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教学，向其他地方的教育者汲取经验，并使他们的学生获得广义的成功。在世界范围内，通过

努力建立全球联盟或博雅教育学校的国际网络，更加强了各所学校间的融合。然而，这些全球联盟正日益被区域性的趋同和差异化所取代。

学者与教育从业者使用地缘政治术语来区分全球各地对博雅教育的解释。广义而言，欧洲、亚洲和美国这三个地区在讨论中占主导地位。学者和从业者在书名和文章中，以及以地区命名的专业协会、网络和博客中使用地缘政治的描述词。区域趋同可以表示为：欧洲博雅教育的“复兴”为精英服务，目的是实现卓越和弘扬传统，特色是其研究方向和多语言，其中代表性的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program）已经出版了一份指南。亚洲的博雅教育模式是实用主义和国际性的，为需要企业家思维、创造力和全球适应性的经济体服务，为此亚洲正在大力发展此类创新研究。

美国对博雅教育的诠释是民主和包容的，以竞争、嵌入和多样性为构成要素。近期关于美国博雅教育衰退的说法甚嚣尘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辩论。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和亚洲对博雅教育的诠释限于各自的地理区域范围内。相比之下，典型的“美国式”博雅教育在美国境内外同时存在。这些美国以外的美式博雅学校是直接的出口产品——他们试图复制美国的博雅教育，（在认证、合作协议、资金方面）以美国的结构为支撑，旨在推进美国式的教育理想。此类学校分为几类：遍布 50 个国家的自称为“美国式”院校、有美国机构认证的学校以及美国大学的分校/与高知名度美国院校的合作伙伴。如下文所述，其中几个美式博雅教育的前哨基地已经成为政治动乱导火索。

无论是否受到美国的影响，也无论在哪个

地理区域，全球的博雅教育在各个学校/项目层面上越来越区别化。博雅教育的变化好似无穷无尽，它可能反映了国家或地区的优先事项，博雅教育院校创始人的热情，亦或是教职员和/或家庭的先前教育经验。作为多元化的进一步体现，博雅教育被纳入（中国香港地区、荷兰）综合研究型大学，在（阿根廷、中国）现有的国家教育结构中作为试点项目出现，从（印度尼西亚、以色列）宗教传统中发展而来，或者如（加纳、意大利）独立开设院校。博雅教育课程的重点也很多，例如，从名家名著到气候变化研究，从全球语言和文化到道德领导力，等等。基于一系列共同的核心特征，这种多样性说明了博雅教育在实践中的可塑性。

争论的加剧和政治化

与其说博雅教育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规定性的模式。长期以来，博雅教育的理想一直与西方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美国盛行的学术自由和民主参与的信念。然而，随着博雅教育的普及和全球权力平衡的变化，这些西方价值观正在受到挑战。最近几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使全球关注这一领域：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合作关系令人惊讶地解散（参见本期骆浩洋的文章），俄罗斯驱逐了美国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一个项目，中欧大学从匈牙利迁往柏林，以及阿富汗美国大学的突然关闭。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博雅教育也受到了巨大影响。

然而，虽然与美国合作的减少是值得关注，但这绝不是普遍现象。2020 年，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NYU Abu Dhabi）热烈庆祝了成立 10 周年，中国昆山杜克大学（Duke Kunshan partnership in China）的合作关系仍

然强劲，而哈佛大学支持的越南富布赖特大学（Fulbright University）地位愈发重要。类似的院校仍在建立，特别是在尼泊尔和意大利西西里，此类院校聘请了美国大学的专家和其他各国深耕博雅教育的资深人士，请他们提供建议。随着美国影响力的减弱，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使美国式博雅教育应该因地制宜。由于博雅教育所包涵的政治含义缺乏明确性，一些全球倡导者希望创造新的术语。慈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正在采取类似的方法，与巴德大学及其国际博雅教育伙伴一起资助开放社会大学网络（Open Society University Network），其明确目标是“通过促进研究和教育方面的全球合作，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来抵制两极分化”。

根据教育转移理论，博雅教育的诠释和术语的演变是可预见的，该理论认为来自其他地方的思想和做法最终会被当地文化所接受（和本土化）。此外，博雅教育的发展表明它总体上是有弹性的，它能够创造性地、相对快速地适应。

争议加剧和其政治化并不是全球博雅教育部门面临的唯一挑战。在衡量博雅教育面临的挑战时，我们也应当考虑新冠疫情的因素：由于学生的流动性受到严重限制，依赖国际学生的项目，特别是海外学习项目，已经没有收入来源，所以项目必须缩减。旅行限制激发了人们选择本地院校的兴趣，在某些情况下造成了本地院校出乎意料的入学率增长。新冠疫情的适应性也激发了人们对于在线学习与混合学习的依赖，这也探试着基于寄宿院校所设计的博雅教育与项目的发展。

总之，博雅教育已被牢牢确立为一种全球现象，并得到了持续的投资、学术兴趣和创新。因为全球博雅教育学校和项目分散、多变且相互关联，所以几次引人注目的院校关闭并不足以扰乱整个博雅教育行业。人们对变革的抵制不可避免，但同时也具有参考价值，让我们意识到全球新民粹主义的发展。